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纂例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鉉

謄錄監生臣蔡齊明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集傳纂例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唐陸淳撰蓋  
釋其師啖助并趙匡之說也助字叔佐本趙  
州人徙關中官潤州丹陽縣主簿匡字伯循  
河東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沖吳郡人官至  
給事中後避憲宗諱改名質二程遺書陳振

孫書錄解題及朱臨作是編後序皆云淳師  
助匡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則云  
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案呂溫集有代淳進書  
表稱以啖助為嚴師趙匡為益友又淳自作  
修傳始終記稱助為啖先生稱匡為趙子餘  
文或稱為趙氏重修集傳義又云淳秉筆執  
簡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  
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稱助匡為淳師友當時

序述顯然明白劉昫以下諸家並傳聞之悞也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如論左傳非邱明所作漢書邱明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自起六傳至賈誼等說亦皆附會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實又云春秋之文簡易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其弊滋甚左傳序周晉齊宋楚鄭之事獨詳乃後代學者因師授行而

通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襍采各國諸卿  
家傳及卜書夢書占書縱橫小說故事雖  
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穀之于經為密其論  
未免一偏故歐陽修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  
而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  
之功蓋舍傳求經寔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  
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  
沒也此書本名春秋統例僅三卷卒後淳與

其子異哀錄遺文請匡損益始改名纂例成  
于大厯乙卯定著四十篇分為十卷始末具  
見第八篇中唐書藝文志卷數亦同此本卷  
數相符益猶舊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為全  
書總義第九篇為曾十三公併世緒第三十  
六篇以下為經傳文字脫謬及人名國名地  
名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寔二十六篇而已表  
後序稱此書廢已久所得為寶章桂公校

本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吳萊柳貫二後  
序皆稱得平陽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禮部尚  
書趙秉文家本是元時已為難覲流傳得至  
今日亦可謂歸然獨存矣乾隆四十四年三  
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春秋集傳纂例原序

柳子厚與元次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常願執灑掃  
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  
卒業而先生云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者百千卒  
無有及其根源者獨先生講述三十年經學始大光瑩  
乃為先生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與門人世儒相  
與謚曰文通先生其見尊於當世如此子厚文章宗匠  
也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為師獨肯執弟子禮於

陸氏前則陸氏之學從可論也自孔子沒前先生幾千餘年矣後先生又數百年矣皆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膠於偏見而然耶而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為第一然猶膠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識其大略復得先生所為書乃益曉發惜予不得人人傳之以速其達到子厚謂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況有明敏勤篤之資者乎近歲取人以通經為尚學者無大小以不通經為恥則此書之傳為時羽翼豈可忽哉

慶厯戊子吳興朱臨謹序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訐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為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蘄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恒願歸于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

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  
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  
纂例辨疑微旨等書包羅旁魄輾轡上下一出于正于  
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予北游京師始從國子  
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  
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旨三卷而集注  
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  
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己自見之論而欲

求勝于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于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于藩籬閭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于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元吳萊字立夫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攷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網條為統例助卒其子異哀錄遺稿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

為春秋集傳纂例十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  
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鈐板江西行  
省魏晉以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沒  
而不說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說有  
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別為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春  
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  
絲麻之屨之不紊其有功于春秋甚大淳為韋執誼所  
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

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為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于厚之師陸氏特出于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為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于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蒞以禮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于時今其書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塘龔主事衡園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秀水朱彝尊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纂例卷一

唐 陸淳 撰

春秋宗指議第一

此經所以稱春秋者先儒說云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  
別同異也故史之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  
以為所記之名也

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  
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  
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  
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杜元凱左傳序  
及釋例云然

言

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  
從先代之質

何休公羊傳  
注中云然

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遷周

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  
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

范甯穀梁傳序云然

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

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指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  
去者也予以爲春秋者救時之弊草禮之薄何以明之  
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  
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僂救僂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  
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末設教於末弊將若  
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  
改作故其頽弊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

壞夫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

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化

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

正

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

以誠斷禮

褒高子仲孫之類是也

正以忠道原情

為本不拘浮名

不罪樂書之類是也

不尚狷介

不褒洩冶之類是也

從宜救

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

諸非禮悉譏之是也

或貴貞而不諒

即合權道是也

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

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

出淮南子

又言三王之

道如循環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指唯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於典禮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於是矣何氏所

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

於性情

性情即前章所謂用忠道原情

而用之於名位

謂黜周王魯也

失指淺

末不得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

唯在立忠為教原情為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者

也故夫子傷主威不行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

王人以黜諸侯不言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

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

隱元

年盟于昧傳何休注然

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

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槩殊無深指且  
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  
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  
門也或問春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  
以拯生靈也故歷國應聘希遇賢王及麟出見傷知為  
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將託文以見意雖有其德  
而無其位不作禮樂乃修春秋為後王法始於隱公者  
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苟有過

惡當以王法正之

此時但見周家舊典自可理也

及代變風移陵遲久

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

王之末而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

草禮之失也

言此時周禮既壞故作春秋以救之

### 三傳得失議第二

啖子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

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

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



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

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又況論大義得其本源解三數條大義

天王狩于河陽之類

亦以原情為說

欲令後人推此以及餘事而作傳之人不達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誕又左氏本末釋者抑為之說遂令邪正

紛揉學者迷宗也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

散配經文

傳中猶稱穀梁子曰是其證也

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

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

羊辭辨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  
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踳駁不倫或  
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為

褒貶誠則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

詳內以略  
外因舊史

之文類  
是也

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

公羊穀梁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  
義說之且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  
年之中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

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啖氏集傳注義第三

啖子曰惜乎微言久絕通儒不作遺文所存三傳而已傳已互失經指註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唯聖作則譬如泉源苟涉其流無不善利在人賢者得其

深者其次得其淺者若文義隱密是虛設大訓誰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讐不若詭辭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不識宗本因註迷經因疏迷註黨於所習其俗若此老氏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信矣故知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歸乎允當亦何常師今公羊穀梁二傳殆絕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跡翫其文彩如覽史

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嗚呼買櫝還珠豈足怪哉予輒  
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註釋亦以愚意裨補闕  
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  
疑殆則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註又撮其綱目  
撰為統例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所以剪除荆棘平  
易道路令趣孔門之士方軌康衢免涉於險難也

啖氏集註義例第四

啖氏曰予所註經傳若舊註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

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註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但不博見諸家之註不能不為恨爾或問曰傳則每題傳名註則何不題註者之名乎答曰杜征南云略舉劉賈許穎之違何掾云略依胡母生條例范武子云博采諸儒之說然則若題此三人之名未必得其本故遂不言也又比見諸家所註苟有異義欲題已名以示於後故須具載其名氏爾予但以通經為意則前人之名與予何異乎楚得

未足異也縱是予所創意何知先賢不已有此說故都不言所註之名但以通經為意爾

趙氏損益義第五

趙子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集僅畢未及詳省爾故古人云聖人無全能況賢者乎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



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

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

郊廟常事悉不書之

喪紀

之外雜喪事皆記非禮也

朝聘

變文者皆譏非禮也杞伯姬來朝其子之類是也

蒐狩昏取

此二禮常事亦不書

皆違禮則譏之

據五禮皆依周禮

是興常典也

明不

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

精理也

謂變例也

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

權衡所以辨輕重言聖人深見是非

之禮有似於此

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

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

中辨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或曰若非變周之

意則周典未亡焉用春秋答曰禮典者

周之禮經與冊也

所以

防亂耳亂既作矣

言幽厲不守致令亂成

則典禮非能治也喻之

一身則養生之法所以防病病既作矣

不依其法則病生矣

則養

生之書不能治也治之者在針藥耳故春秋者亦世之

針藥也相助救世理當如此何云變哉若謂春秋變禮

典則針藥亦為變養生可乎哉問者曰若春秋非變周

之意則帝王之制莫盛於周乎答曰非此之謂也夫改

制創法王者之事夫子身為人臣分不當耳

言夫子立教之分止

於因舊史以示勸戒不當變改制度也

若夫帝王簡易精淳之道安得無

之哉

言周道之不足為盛

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答

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瘴惡不失纖

芥如斯而已觀夫三家之說其弘意大指多未之知褒

貶差品所中無幾故王崩不書者三王葬不書者七

春秋

時凡十二王其有崩葬不見於經者三傳悉無貶責

嗣王即位桓文之霸皆無義

說

三傳亦不言其意

盟會侵伐豈無褒貶亦莫之論

三傳無義

略舉

數事觸類皆爾

並見傳中

故曰弘意大指多未之知也至于

分析名目以示懲勸乖經失指多非少是啖氏雖已裁

擇而蕪穢尚繁於戲聖典翳靈千數百年理當發揮不

可以已豈苟駁先儒哉故褒貶之指在乎例

諸凡例是

綴敘

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

三者凡即位崩薨葬朝聘盟會比常典所當載也故悉

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

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

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  
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  
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  
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  
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

書以志實

朝聘用兵之類一以書之以著事實

二曰略常以明禮

祭祀婚姻等合

禮等皆常事不書

三曰省辭以從簡

經文貴從省觸類盡然諸前目後凡帥師不言君使

之類是也

四曰變文以示義

但經文比常例變一字者必有褒貶之義

五曰即辭

以見意

謂不成例者但於辭中見褒貶之義公追齊師至鄆齊人來歸公孫敖之喪之類是也

六

日記是以著非

書子同生及葵諸侯之類是也

七曰示諱以存禮

內惡事皆

隱避其文以示臣禮

八曰詳內以異外

內卿卒皆書被伐皆言某鄙之類是也

九曰

闕略因舊史

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是也

十曰損益以成辭

如鄭渝平

若言鄭伯使人來渝平即不成言辭此損文也如西狩常事不合書為獲麟故書西狩此益文也

知其

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

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

怪其辭意深微人難曉解不可以訓

答曰非微

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

差之也

如弒君有稱人稱盜之異來盟有書名書字書官之異必假一字以示善惡淺深也

若廣

其辭則是史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

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

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況聖

人之言乎此情性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

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或曰春

秋始於隱公何也答曰一則因平王之遷也

此與啖同

二則

賢隱之讓也

此與杜同別具言獲麟傳

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為丘明

受經於仲尼今觀

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寔繁

備在繁例

諸門及辨疑篇

若丘明才

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

後之門人但公穀

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夫子

自比皆引往人故

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

云我則異於是

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

人

論語云左丘明耻之丘亦恥之

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耳楚

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俱題左

氏遂引丘明為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丘明



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為春秋左氏傳是丘明所為且

遷好奇多謬故其書多為淮南所駁劉歆則以私意所

好編之七略

七略左氏傳丘明所為

班固因而不革

謂漢書藝文志憑七略而

為也後世遂以為真所謂傳虛襲誤往而不返者也或曰

司馬遷劉歆與左丘明年代相近固當知之今以遠駁

近可乎答曰夫求事實當推理例豈可獨以遠近為限

且遷作呂不韋傳云不韋為秦相國集門客千人著其

所聞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號為呂氏春秋懸之秦氏

及其與任安書乃云文王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矐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則遷所論不韋書與傳自相違背若此之甚其說丘明之謬復何疑焉劉歆云左氏親見夫子杜預云凡例皆周公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云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

今稱先君之名以告隣國乎周以諱事神不應有此也  
又云平地尺為大雪若以為災沴乎則尺雪豐年之徵也  
若以為常例須書乎不應二百四十二年唯兩度大雪  
凡此之類不可勝言

俱見纂例諸篇及辨疑中

則劉杜之言淺近甚

矣左氏決非夫子同時亦已明矣

言若親授經不應乖繆至此也

或曰

若左氏非授經於仲尼則其書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  
也答曰彭城劉惠卿著書

名

云記年序諸侯列會皆舉

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

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疊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為之也劉之此論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於密左氏經改為紀子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為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為魯結好故褒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國褒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此最明驗其中有

鄭莊公殺公子聖

春秋作段

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

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

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

所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

此段

言左氏傳既非全實而紀年又憑左氏而成也

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又

多乖刺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釋

春秋傳成之後蓋其家子弟及門人見嘉謀事跡多不

入傳或有雖入傳而復不同

為諸國各有史故雖一事而說各異也

故各

隨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自古豈止有一丘明  
姓左乎何乃見題左氏悉稱丘明近代之儒又妄為記  
錄云丘明以授魯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

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況傳張蒼蒼傳賈誼

陸德明  
經典釋

文序例  
所引

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為此記向若傳

授分明如此漢書張蒼賈誼及儒林傳何故不書則其

偽可知也

漢初猶不能知後代  
從何而得足明妄也

或曰公穀定何時人也

緣漢書儒林藝文志並  
無年代名字故問之也

答曰此二傳雖不記事跡然其

解經密於左氏是知必孔門後之門人也但不知師資

幾世耳傳記無明文故三傳先後亦莫可知也先儒公

羊名高子夏弟子也

應劭風俗通云爾

或云漢初人

何休隱三年紀子伯

莒子注中云然

或曰穀梁亦子夏弟子名赤

亦風俗通所說

或曰秦孝

公同時人

康信云然

或云名俶字元始

阮孝緒世錄云然

皆為強說

也

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方示廣傳妄為記錄故知非真說也

儒史之流

尚多及此況語怪者哉

言歷代儒生及修史之人宜守正據實而猶妄示廣傳有此偽

迹況誠緯迂怪之徒哉此歎息作偽之意也

啖子取舍三傳義例第六

啖子曰三傳文義雖異意趣可合者則演而通之文意俱異各有可取者則並立其義其有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皆聚於本經之下庶使學者免於煩疑至於義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辭流遁事迹近誣及無經之傳悉所不錄其辭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談調戲浮侈之言及尋常小事不足為訓者皆不錄若須存以通經者刪取其要諫諍謀猷之言有非切當及成敗不由其言者亦



皆略之雖當存而浮辭多者亦撮其要凡敘戰事亦有  
委曲繁文并但敘戰人身事義非二國成敗之要又無  
誠節可紀者亦皆不取凡論事有非與論之人而私評  
其事自非切要亦皆除之其巫祝卜夢鬼神之言皆不  
錄其有補於勸戒者則存之三傳敘事及義理同者但舉左氏則不  
復舉公穀其公穀同者則但舉公羊又公穀理義雖同  
而穀梁文獨備者則唯舉穀梁公羊穀梁以日月為例  
一切不取其有義者則時或存之亦非例也義是日  
月例也或

問無經之傳有仁義誠節知謀功業政理禮樂謹言善訓多矣頓皆除之不亦惜乎答曰此經春秋也此傳春秋傳也非傳春秋之言理自不得錄耳非謂其不善也且歷代史籍善言多矣豈可盡入春秋乎其當示於後代者自可載於史書爾今左氏之傳見存必欲耽玩文彩記事迹者覽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請觀此傳焉傳文有一句是一句非皆擇其當者留之非者去之疑者則存而論之或問三傳之文每說一事解一義是當

併是非當併非何謂摘取之乎答曰三傳所記本皆不  
謬後人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非純是本說故當擇  
而用之亦披沙揀金錯薪刈楚之義也趙子曰三傳堪  
存之例或移于事首或移於事同

事首謂直為例無差  
品者事同謂如臧君

有稱國稱人等差品待經文  
歷其差品徧然後舉例也

各隨其宜也凡須都撮如

內外大夫名目例

見傳八年

如此等三四條三傳及啖氏或

有已釋之而當者或散在前後學者尋之卒難總領今  
故聚之使其褒貶差品了然易見其四家之義各於句

下註之其不註者

謂不註云某家也

則鄙意也

鄙趙子自謂也

既不遺

前儒之美而理例又明也凡公穀文義雖與本經不相

會而合正理者皆移於宜施處施之其孤絕之文不可

專施於經下者

謂不可獨用也

予則引而用之

趙子引用為證如古人引詩書

之比

庶先儒之義片善不遺也凡三傳經文不同故傳

文亦異

如盟于昧左氏作蔑之類

今既纂會詳定之

義見三傳差互略篇中

則

傳文亦悉改定以一之庶令學者免於疑誤也公穀說

經多云隱之閔之喜之之類且春秋舉經邦大訓豈為

私情悲喜生文乎何待春秋之淺也如此之例並不取  
公羊災異下悉云記災也記異也予已於例首都論其  
大意自此即觀文知義不復縷載其有須存者乃存之  
耳公穀舉例悉不稱凡又公穀每一義輒數處出之今  
既去其重複以復簡要其舉例故加凡字以通貫其前  
後夫察微知遠識之精也故夫子云由也不得其死然  
是也古人立著龜以求前知也故當不棄人之知然左  
氏所記以一言一行定其禍福皆驗若符契如此之類

繼踵比肩縱不悉妄必多矣悉棄之乎則失於精深  
勸戒之道悉留之乎則多言者無懼而說妄繁興固當  
擇其辭深理正者存之浮淺者去之庶乎中道也左氏  
無經之傳其有因會盟戰伐等事而說忠臣義士及有  
讜言嘉謀與經相接者即略取其要若說事迹雖與經  
相符而無益於教者則不取左氏每盟下皆云尋某年  
之盟每聘下則云報某人之聘侵伐下多云報某之役  
凡此類但檢前以符後更無他義今考取其事相連帶

要留者留之左氏亂記事迹不達經意遂妄云禮也今考其合經者留之餘悉不取左氏集諸國史為傳序吳楚之君皆稱為王此乃本國臣民之偽號不可施於正傳故皆改為吳子楚子若敘其君臣自相答對之語則非我褒貶之意且今後代知其僭偽故仍舊耳左氏序楚縣大夫皆稱曰公此乃僭偽之辭皆刊正之左氏敘諸國之君皆稱曰公此皆依彼國之史成辭殊失魯史之體今為繁多不可改易學者宜知之凡有德之人人

敬其名故稱其字左傳追修前史足得正名而叙罪惡

之人亦舉其字

羽父之類

乖褒貶之意甚矣為此例極多不

暇悉改學者宜知之凡謚者所以褒貶善惡其有罪之

人而加美謚

恭仲之類

今不改削者以見當時政教之廢也

後代宜戒之

重修集傳義第七

淳秉筆持簡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述釋之間每承善誘微言奧指頗得而聞嗟乎神不與善天喪斯文



筆削纔終詰人其喪是以取舍三傳或未精研春秋綱  
例有所遺略及趙氏損益既合春秋大義又與條例相  
通誠恐學者卒覽難會隨文覩義謂有二端遂乃纂於  
經文之下則昭然易見其取舍傳文亦隨類刊附又春  
秋之意三傳所不釋者先生悉於注中言之示謙讓也  
淳竊以為既自解經理當為傳遂申已見各附于經則  
春秋之指朗然易見或問啖氏新解經意與先儒同者  
十有三焉今子重修集傳悉以啖氏目之得無似竊

古人之美以黨其師乎答曰啖氏本云集傳集註已明  
集古人之說而掇其善者也今作傳者但以釋經之義  
不合在於註中標以啖氏所以別於左氏公穀耳其義  
亦不異於集註也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剪裁去  
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以至精深實懼曾學三  
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為文句脫漏隨即註之此則集傳  
之蠹也將來君子有意於斯者苟疑闕誤宜先詳覽啖  
趙取舍例及辨疑以校之不可援三家舊文采正新傳

慎之慎之三傳義例雖不當者皆於纂例本條書之而論其棄舍之意其非入例者即辨疑中論之或問集傳先左氏次公羊後穀梁亦有意乎答曰左氏傳經多說事迹凡先見某事然後可以定其是非故先左氏焉公羊之說事迹亦頗多於穀梁而斷義即不如穀梁之精精者宜最在後結之故穀梁居後焉事勢宜然非前優而後劣也或問曰經傳文字有犯國朝廟諱悉不改易何也答曰夫文所以傳義理也若改易之則失其義理

矣禮云臨文不諱蓋謂此也但習讀之人訓而呼之則臣子之禮備矣左氏傳所記事迹連帶經義者悉入集傳矣其無經之傳集傳所不取而事有可嘉者今悉略出之隨年編次共成三卷名曰春秋逸傳則左氏精華無遺漏矣其他則妄偽繁碎無足觀也

修傳終始記第八

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闕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為

台州臨海尉復為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  
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厯庚  
戌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  
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響合期反駕之日  
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即世時年四十有  
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鎮于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  
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子趙子因損  
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厯乙卯歲而書成趙子名匡

字伯循天水人也暨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陳公之領  
宣歙時始召用累隨鎮遷拜後為殿中侍御史淮南節  
度判官淳字伯冲吳人也世以儒學著時又為陳公薦  
詔授大常寺奉禮郎

春秋集傳纂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纂例卷二

唐 陸淳 撰

魯十二公譜并世緒第九

魯周公之國也周公武王之弟也始受封身留輔王室  
使子伯禽歸國都於曲阜伯禽卒子考公苒立考公卒  
弟煬公熙立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為弟潰所殺潰  
立是為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

獻公卒子真公湏立真公卒弟武公敖立武公卒子懿公戲立懿公為兄子伯御所殺周宣王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是為孝公

孝公二十五年大戎殺幽王

孝公卒子惠公弗涅

立

惠公三年平王東遷

隱公惠公之子名息姑立十一年為公子翬及桓公所殺母聲子不書卒不書葬不逆夫人攝謙不外逆也

桓公惠公子隱公弟名允立十八年為齊所殺母仲



子隱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不書葬不祔廟夫人文姜

三年公子翬所逆書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一年薨二十二年葬

莊公桓公子名同立三十二年薨母文姜已見夫人

哀姜

二十四年公自逆夫人姜氏入也

僖元薨于夷

齊所殺也

二年書葬

閔公莊公庶子名開莊公薨後子般立般莊公長子公卒慶

父使圉人犛殺之立閔公閔公立二年慶父又使卜

齎殺之母不見未取夫人

僖公亦莊公庶子名申閔公兄也立三十三年薨母

成風

莊公文四年

書薨五年書葬

並僭用夫人祔禮與哀姜並

夫

人聲姜文十六年書薨文十七年書葬

文公僖公子名興立十八年薨母聲姜夫人姜氏

四年

逆婦姜于齊子赤被殺後歸齊也

經云歸于齊左氏謂之出姜是也

宣公文公子名揔立十八年薨母敬嬴公穀謂之頃

熊宣公八年書薨書葬夫人穆姜

元年公子遂所逆書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有敬嬴故所以稱婦也襄九年書薨書葬

成公宣公子名黑肱十八年薨母穆姜

已見夫人

齊姜

十四年僑如所逆書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有稱姜故所以稱婦也

襄二年書

薨書葬

襄公成公字名午立三十一年薨母定如襄四年書

薨書葬

與齊姜並附也

夫人不見

昭公襄公字名稠立二十五年書邈三十二年薨于

乾侯

在外七年

母齊歸昭十一年書薨書葬

僭追用夫人之禮故也

夫人吳孟子哀十二年卒不書葬不可以祔也

定公昭公弟名宋立十五年薨母不見夫人不見

哀公定公子名蔣立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十六年四月  
孔子卒二十四年公遜于邾遂如越母定如定十五  
年書卒書葬夫人不見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氏子  
悼公寧立悼公卒子元公嘉立元公卒子穆公顯立  
穆公卒子共公奮立共公卒子康公屯立康公卒子  
景公偃立景公卒子平公叔立平公卒子文公賈立  
文公卒子頃公讎立頃公二十四年為楚所滅遷于  
下邳為家人魯起周公至頃公三十四世

公即位例第十

凡經文下所引五家之傳皆略言其意亦不備如傳文後並放此學者宜知之

隱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不書即位攝也公穀意亦同此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而言即位與聞乎弒也公穀云

莊元年春王正月

閔元年春王正月

繼子般也

僖元年春王正月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

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公穀啖意並同此也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啖子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

是也

周書曰乙丑成王崩七日既殯康王麻冕黼裳出在應門之內臨百官羣臣既聽命相揖趨出王釋

冕反

喪服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此南面而改

元春秋此書是也

下不標趨子者並是啖子義它皆放此

凡先君正終則

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也此說是

文成襄昭

哀等五公是此例也

凡先君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

不忍行也

穀梁

云繼弒君不書即位正也此說是也

莊閔僖三公是公羊同此

凡繼

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云桓公繼弒君而行即位

則是與聞乎弑也公羊云宣公繼弑君而行即位其意

也意欲為君故黨於賊而行即位二說並是左氏不達其意曲為其說而云

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

公不言即位公出故也

左氏云閔公弑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事見

閔二年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

此言經中無僖公出入之文也

其母以得

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弑其情若何不舉其大

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遜何妨正月即位

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



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

告月視朔第十一

隱元年春王正月

隱自元年之外餘並不書正月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

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公早意同

桓三年正月

桓即位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四處有王字餘皆無王字趙云王者

人倫之所係桓無王惡桓之滅人倫也桓之有王是謬增加書之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氏云不告閏朔非禮也穀梁云猶可以

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穀梁云以公為厭政矣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趙說在下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此時郵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既非其地

不得書居故每歲肯皆書所在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

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  
故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文公以閏非正不  
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  
朝于廟以此朝空廟謁故經文譏之襄二十九年書公  
在楚者記君之所在且明不得告朔此史家之常事諸  
公在外多矣悉不書者國之常事不足備書從省之義  
此則因公正旦在遠故舉此一事以示常法也書昭公  
在乾侯其義所同凡君在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執

政大臣攝行矣

郊廟雩社例第十二

啖子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變故則書趙子曰凡郊廟社稷所以奉天地尊祖考而重生本咸國之大禮也故過則書之

郊望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公穀

云四卜非禮四月不時左氏公穀皆云譏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足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三年正月郊牛也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穀梁云書郊牛之變猶三望義同僖三十一年

成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書郊牛之變義同宣三年猶三望義同僖三十一年穀梁

云免牛禮也

十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云五卜強

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云九月不當郊故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云三卜禮也四月不時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月四卜郊同僖三

十一  
年也

定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

五月不時也趙子曰予早年常恆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

旱疫厲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哀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

巳郊

四月不時

郊時

啖子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

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

不敢斥言祀天故但言其祭處而已

魯以周公之

故特得以孟春

周之三月

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

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

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

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

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

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說非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若

以夏之孟春則不當起周正而卜

公羊舊註及鄭司農註禮亦同此說皆是

也誤左氏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

啓蟄為建寅之月百蟄驚出耳略舉

時候非必取歷驚蟄之節也

### 養牲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

滌者養牲之官名也

故自周之十一月下

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卜三

月上辛也

### 改卜牛

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



變所謂傷食之類

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可

也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言稷牛但令備即可不必在滌帝牛

必在滌也

不郊

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

而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既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

所言

稷牛義與上同

免牲

凡不郊皆卜免牲穀梁曰卜免牲吉則免之

免牲之禮見僖三十

年一不吉則但不郊而已又曰卜之不吉則繫而待庀牲

庀具也待明年具牲時卜用也

然後左右之

左右隨所用也

此說是免牛凡未

成牲曰牛穀梁云牲傷者亦曰牛又曰已牛矣而又免

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

置之滌官

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此

說是公羊云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此說不如穀梁之

義精

已前並啖子說

趙子曰郊者天子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

諸侯不合郊祀周

公故也成王尊周公之德故錫天子之禮焉不於日之

至避王室也

周郊天用冬至之日

卜用夏正

建寅之月

於農耕之始也

因祭祀遂祈歲事故於郊前

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

此近也謂二月下旬卜三月上

辛卜吉則有司亢事若遠日卜之得吉則未亢事則似墮之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凡禮以三為節且郊之月殫矣

言此月日盡不可復郊故不復卜也

望

啖子曰尋春秋義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凡書

猶三望猶皆非禮也

三傳義同

趙子曰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穀梁無其名說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說穀梁者云泰山淮海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魯之封內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而云祀河海

魯河海不在魯界也

則三家之義皆可疑也

# 廟

公羊曰周公稱太廟

魯之始祖故稱太廟

魯公稱世室

伯禽始受封其廟稱

世室言世  
世不毀也  
羣公稱宮  
尊始祖不令子孫  
同其稱故曰宮也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趙子曰舍八佾  
用六佾猶謂之

僭故  
曰獻

桓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三傳皆云

非禮也

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

公穀時云  
贖祀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趙子曰譏  
不時又不

改卜也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左穀皆云  
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

王三月刻桓宮桷

義同  
母楹

閏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三傳並云不當吉  
趙云不當禘不稱

宮不及  
於祖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云不  
宜致也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三傳皆云失  
虞練之時

八月丁

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三傳皆云  
逆祀也

六年閏月不

告朔猶朝于廟

左氏云不告朔非禮  
穀梁云不當朝廟

十三年秋

七月大室屋壞

三傳皆云  
書不敬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

不視朔

穀梁云議公厭政也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

繹萬入去籥

三傳皆云卿卒不當繹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穀並云禮也

六年二

月辛巳立武宮

三傳並云非禮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義同武宮

八年冬從祀先公

公穀皆云

正復

啖子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皆不書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

言失禮非常乃書之

此說皆是

趙子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

言祠禴嘗烝皆用夏之四時也

從物宜也

若以周之四時用四祭於義理及所用之物都不相合故用夏時為宜也

周雖以建子為正

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



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即夏之三月也凡  
四時之祭蓋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即夏之  
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  
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  
于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經文並無譏故但不失時即非  
僭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  
於怠矣當用仲月為嘉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分之  
節故也此事禮制都無定證今考經推理宜耳故也

下向

別無標題亦並無趙子義他皆故此

又曰禮不王不禘

禮篇大傳及喪服小記並云爾魯

曷為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

王業大興

武王成之

伐紂有天下也

周公康治之

輔幼主治天下

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

公也

令魯子孫用天子禮所以尊崇周公故也

曰崇之宜乎

問合禮之宜否

非宜也

國之所以樹者法制也法制所以限尊卑

不得凌僭

諸侯而

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又僭也

成王令魯得用

禘禮已為僭矣本止施於周公之廟今又僭於莊之廟行之非禮之甚用其豐備之禮而不能配文王也不

稱宮不及于祖也

若言吉禘于莊宮即似於莊廟祭及文王今既不爾故指言莊公以明之

也凡祭而非者稱祭

祭而失禮則書祭名

以本下者稱事

祭非失禮為下

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之類是也

又曰禘者本帝王之大祭

諸侯不得行之成王以特尊周公令魯行耳閔二年遂  
僭用於莊廟故經書以譏之公羊云其言莊公何未可  
以稱宮廟也必若不合於宮廟行禘而今行之則當明  
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不配文王故斥言莊公以  
明之爾又云譏始不三年也若然則當有初字故知皆  
非也

辨魯無祠祫義

四時祭名禮諸篇及諸經書說之不同故儒者紛然趙氏辨之

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公羊亦

同毛詩云禘祠烝嘗于公先王

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禘嘗烝

而春秋

無禘祠二祭何也答曰春秋中一書烝雖再書之其實一事一書

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耳於祠禘二祭無

他故所以不書何足怪哉

辨禘義

禘義尤迷誤故趙子辨之

趙子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

明諸侯不得有也

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

所出謂所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廟諸侯

有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

侯

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禘者四時皆祭故不言

也

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裕及其高祖

有省謂有功德見省記者

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高祖也

予據此事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

祀不得謂之祭天

已上註義並趙子義非鄭玄舊釋下祭法亦然也

禮記喪服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

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

氏禘黃帝

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

而郊饗

帝王郊天當以

始祖配天即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舍  
唐之祖故推譽以配天而以顓頊為始祖情祀之至也

祖顓頊舜之世系出自顓頊而宗堯凡祖者創業傳世之  
所出也宗者德高而

可尊其廟並不遷也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而郊鯀禹尊父且以  
故以配

天也祖顓頊禹世系亦出而宗禹當禹身亦宗舜  
於顓頊也

人禘譽殷祖契而郊冥有水功故祖契湯出而宗湯當  
出自譽

身未周人禘譽義與而郊稷有播植之功祖文王而宗  
有宗周人禘譽殷同且為始祖也

武王當武王身亦未有宗

趙子曰予以為禘郊祖宗並叙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

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  
故又推尊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  
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  
主為其鍊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  
可知也鄭玄註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  
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  
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  
四種爾非闕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何闕

圓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

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

魯之用

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



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

之

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

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

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

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

禮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今備引諸經書之文

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

識其不當吉又禘不當禘于莊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識其非時之禘又左

氏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云

以寡君之未禘祀

時未終喪也

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

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魯郊多失時又於諸宮用禘禮郊

特牲曰春禘而秋嘗

鄭玄注禘當為禘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夏之四月

祭義曰春禘秋嘗

鄭無注

祭統

曰春禘夏禘

鄭玄夏時禮也

下文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

郊社禘嘗是也

鄭無注

雜記云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

義已

見上仲尼燕居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

諸掌而已王制云春禘夏禘

鄭玄注殷時禮

又云禘則不禘禘

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鄭玄云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也

詩周頌

序云雍禘太祖也

鄭玄云禘大祭時祭而小於禘

又商頌云長發大禘

也爾雅云禘大祭也

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問者曰左傳云蒸嘗

禘于廟何也答曰此為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

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

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

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

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

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

漢初以金購遺書故儒者私撰禮篇鬻之

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

遂以為時祭之名

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著不應差互如此也

見春秋唯

兩度書禘一春一夏

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

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

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禘

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註其註祭統及王制則云此

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

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註鄭又見吉

禘于莊公遂云禘小於祫

見毛詩雍篇註

儒者通之云三年喪

畢小禘于禩五年大祫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

禘不迎羣廟之主何得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

禩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

引文在下

乖謬之甚也

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

祖

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

祖升者明自本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

廟之主

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

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

虛主

義與公早同

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

殷重大義也

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

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

吉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

於他國故左氏亦有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

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有相違背亦可見矣其左氏虛

妄之傳非一又何疑哉

具在纂例及辨疑中

或曰禘非殷祭則論

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非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知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註家不

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惡之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灌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夫子所嘆若非為逆祀而別廟禮則春秋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時及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



祭禮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並即文為說不能遠觀大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禘秋嘗冬烝此即以

禘為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  
夏禘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  
兼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  
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  
此禘禮輒有四種其註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註  
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註郊特牲則云禘  
當為禘註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  
也問者曰禘若非圓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

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之功高遂為五方之主則月  
令所謂其帝太昊等是也以其功高厯代兆於四郊以  
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猶繭栗則太皞黃  
帝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又云禘祫俱大祭祫  
則於太祖廟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  
主文為穆列武為昭列已毀廟及未毀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予謂凡太廟之有  
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  
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

之說

言不獨無亦無疑似

明文之說

若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曾

子問篇中何得不該

義已見上

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

強生此義又何怪哉

門社

莊二十五年

夏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云當伐鼓

于社不當用牲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云凡天災有幣無牲

三十年

九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云非正陽之月

當伐鼓不當用牲

文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同莊二十五年

左氏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又曰日有食之唯正陽之月朔慝未作

正月為建

已之月慝謂陰氣

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

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啖子曰據左氏所說正禮也

此書門社皆記非常也

雩

趙子曰凡祈澤曰雩

澤潤澤也謂祈雨也凡祈雨祭畢星及山林川澤也

稱大國

徧雩也

謂都邑徧修之

勤民之祀也故志之

勤憂念也建巳之月

雩祭自是常事不書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

雩 十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 二

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啖子云 辛不言大者承上文

也可知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

二年秋大雩

趙子曰左氏云龍見而雩過則書之又曰書不時也蓋並為踰建巳之月為不時耳若然則但言某月日雩可知也不時何用書大哉故知此說非也雩者為旱書也以

明旱而雩有益也憂民故書之與書不雨義同穀梁云  
雩得雨曰雩不得曰旱此說是也舊說大謂禮物有加  
也若禮物有加即書大何者是祈雨之雩乎假令實謂  
禮物有加故書大則禮物合度但失時者當但書雩何  
得總云大哉公羊曰大雩者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  
則早見言旱則雩不見此說亦非也雩祭名爾旱乃災  
也以雩言旱非舉重之義

婚姻例第十三

太子生附



啖子曰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趙子曰凡男女之禮

謂諸

侯婚姻之禮也

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是以先王敬之故紀

其闕耳

闕失則書之也

### 納幣

莊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

公穀皆云親納幣非禮啖子云時居喪又娶鰥女也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云識喪娶趙子云又識使公子納幣也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趙子云婚禮不當使公孫也

啖子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他

國來亦如之公羊云納幣不書

合禮者皆不書

此說是也左氏

不達此例云襄仲如齊納幣為合禮誤亦甚矣

辨說具疑

趙子曰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

即納幣也

五請期六親迎

即逆女也

春秋獨書其二

納幣及逆女也

以納幣方

契成

已前三禮並未結定

逆女為事終舉重之義也

### 逆王后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趙子曰言遂逆者譏不躬白于王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

啖子曰古儒者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二說

不同未敢定也然春秋所載皆譏也

合禮則常事不書也

趙子曰先儒爭此義鄭康成據毛詩義以文王親迎為證據文王乃非天子不可為證考之大體固無自逆之道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即何莫敵之有乎問曰夫子對哀公云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非謂天子乎答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禮故云爾何得

言天子之禮乎

內逆女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文姜也穀梁云當親迎使大夫非也啖子曰使

公子尤非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哀姜也穀梁云譏逆離女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出姜也穀梁云譏禮成于齊故曰婦不書公不斥言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齊姜也義與公子翬同

啖子曰諸侯親迎皆常事不書穀梁云親迎常事不志

是也

公羊意同

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為君逆夫人皆以

非禮書翬遂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左氏以卿逆為合禮殊誤矣

### 外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公穀並云譏不親迎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穀梁意同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云姑不當自逆稱婦有姑之辭

也

宣五年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義同莒慶趙子云時君之女也以別

非姑姊妹故加子字也皆放此也

啖子曰凡外逆女皆以非禮書公羊云外逆女不書

禮合

者不書是也

王后歸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趙子曰敬王室也

所言

以書記其是以著其非

天下之母當取之於諸侯其歸也當赴告天下春秋時王室無綱少

能如此故記此則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也

言魯為媒居中問導

不書者皆受譏也

成之所按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於諸侯自合書之不

關魯為之媒乃書也

### 王女歸

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

趙子曰時齊魯讎譏其為婚主也

十一年

冬王姬歸于齊

義同元年

趙子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合禮則不書也

穀梁云為之

中者即歸之

中謂內與其禮

若然則他公何不見有婚主之事

而莊公獨兩處書乎則知書歸者皆非常也譏與讎為  
婚主也

內女歸

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譏義

見上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啖子曰非姬而歸故加紀字義

見本傳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季姬歸于鄆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啖子曰公羊穀梁並云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凡內女歸

嫁為夫人則書

以尊卑敵公為之服故書其歸

但言歸而不云逆者知

自來逆常事不書

夫人至

桓三年秋夫人姜氏至自齊

文姜也穀梁曰不言暈之以來公親受之于齊

侯也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哀姜也穀梁云以讎之子薦宗

廟故曰  
入也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聲姜也趙子曰  
譏禘以譏致也

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穆姜也趙子曰  
書以言不當以

也夫人者將以承  
宗廟也可不敬乎

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齊姜也  
義同宣

元年趙子曰書氏謬  
增也言傳寫謬誤也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趙子曰文四年

逆歸姜

出姜也

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昭公娶吳孟子

不書至耻娶同姓不告廟也襄公定公哀公並不迎夫人文九年夫人姜氏至不入此例者以非初逆之至

夫人如及會饗

莊二年冬十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文姜也左穀皆云非

禮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言不能正家也

四年春二月夫

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穀梁云饗甚矣言其惡甚於會

五年夏

夫人姜氏如齊師

趙子曰不當如也見其姦

七年春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防

義同二年

冬夫人姜氏如齊

義同五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趙氏云參議也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趙子曰無父母而歸寧故曰如識之也

啖子曰凡夫人行皆書比於公也趙子曰諸侯之女既

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今則不爾故書曰如

如者朝聘

之名非婦人之事若合禮者之歸寧則當云寧于某

左氏例云夫人歸寧曰如某

此說非也據經文所書者皆以非禮故也若以文姜如

齊為合禮則天下無非禮事矣又書如莒豈是歸寧乎  
穀梁每經下皆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若然  
則父母存豈得絕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  
得踰竟乎故不足取

夫人歸本國

文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赤之母文公夫人  
左氏云襄仲殺子赤

夫人歸  
于齊

趙子曰言歸不反之辭也左氏云夫人出曰歸于某據

文公夫人歸于齊乃是襄仲殺子赤後自歸耳不可以此為例若夫人實有罪見出必當云出歸于某以示貶不應但云歸爾

內女來

莊二十有七年冬杞伯姬來

趙子云識無父母而來也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云參識之

二十有五年

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穀梁云姑不當自逆婦也

二十有八年

秋杞伯姬來

義同莊二十七年伯姬來

三十有一年冬杞伯

姬來歸

義同宋伯姬也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啖子云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時

叔姬初嫁未合歸寧假令合歸寧如此書之以明高子之非也

趙子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譏無父母而歸也左氏

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言禮當來也竊謂合禮者悉

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蓋

知非禮而來故書云爾若須歸寧耳公羊云內女直來

曰來此蓋見無他事故云爾殊不知經意

內女出

文十有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啖子云不言齊叔姬

不售於齊也趙子云書來歸於姬  
工者非嫁後之出故異其文焉

宣十有六年秋郟伯姬來歸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啖子曰內女見出皆書曰來歸大其事也

三傳意同

郟伯姬

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趙子曰為

婦而出著其非也

言婦道不修故被出若出非其罪經必異文但無非罪者爾



雜婚姻事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左氏云諸侯不當自送女公穀同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趙子云不書送

二十有四年八月

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穀梁云娶讎人

女故云入左氏云婦人用幣非禮也公羊意亦同此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趙子云不當使卿致也

啖子曰凡雜婚姻事亦以非常乃書

媵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

公盟

成八年冬衛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夏

齊人來媵

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來

媵非禮也故書

禮當二國媵

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

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已鄭姓已邾姓曹此三國同姓至少

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取趙子曰左氏云  
異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  
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  
所以為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亦甚明

太子生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啖子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莊公  
是嫡夫人之子又以太子生之禮接之故書

餘公雖有  
是嫡夫人

之子不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不書也

趙子曰太子生多矣曷為書子同

禮備故也禮備於嫡是重宗廟

太子將承先君之宗廟

記其是以

著其非也

但書備禮者則不備禮者自見

言太子生備其禮常事也不

當書為餘公皆不備禮不可書之但舉有禮者足以示

誠

春秋集傳纂例卷二